

从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看朱熹对 前代训诂的继承、优化和推进

于芝涵

(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)

提 要 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除了大量征引赵岐《孟子章句》，还广泛撷取前代著名训诂家的经注或小学专书中的字词释义，表现了朱熹对前代训诂成果的继承。同时，朱熹不拘泥于旧注，对赵岐注的释词从注释内容、注释形式和注释词头的提取三方面进行了优化，使其更有效、精准地传达文义；因汉语词汇、语义的历时发展，朱熹对赵岐注词释的推进，实践了训诂“以语言解释语言”之旨。朱熹的释词，内容简约精练，一扫汉魏末流繁琐注经之弊端，使古朴的治经风格和“训诂说字”的治经理念在宋代得以传承和续接。

关键词 孟子集注 释词 训诂

训释词义是疏通文义的基础，因此，传统训诂一直以字词释义为中心。自北宋庆历时期始，学术风气大变，诸儒治经重义理阐发而轻文字训诂，甚至直接越过经本，阐发己意。鉴于当时“六经注我”风气的不良影响，朱熹(2002:3631)对汉魏训诂予以高度评价：“正音读、通训诂、考制度、辨名物，其功博矣。”并直言(1986:1812)：“某寻常解经，只要依训诂说字。”其所撰《四书集注》因融汇训诂和理学在经注史上具有范式意义。本文以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为考察对象，从朱熹对前代训诂的继承、优化和推进三个方面探讨在宋代“经学变古”大背景下，朱熹训诂的学理意义及其在训诂学史上的价值。

1. 《孟子集注》释词对前代训诂的继承

朱熹训释词义并非凭空臆断，而是有其训诂来源。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类：一，以前代《孟子》赵岐注为释义依据；二，以前代训诂名家的代表性经

注为释义依据;三,以前代小学专书为释义依据。

1.1 以前代《孟子》赵岐注为释义依据

汉代《孟子》经注见于著作目录的有五家:程曾《孟子章句》、郑玄《孟子注》、刘熙《孟子注》、高诱《孟子章句》和赵岐《孟子章句》,但流传至朱熹时代的,仅有赵岐《孟子章句》^①。清代永瑢(1965:289)以“盖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,而开辟荒芜,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,其功要不可泯也”高度评价其筚路蓝缕之功。赵岐注为章句体例,除了单独释词,更多地是把词义嵌入句义串讲中,如焦循(2015:28)言:“叠诂训于语句之中,绘本义于错综之内,于当时诸家,实为精密而条畅。”因为赵岐注的先导性及释义的精当性,朱熹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大量援引赵岐注。除了直接征引沿用^②,还以赵岐嵌入到句义中的词释为依据^③。对于《孟子集注》对赵岐注的继承,清代学者周中孚(1993:238)说:“即不明著赵氏,而与之同者,几于累牍。”

1.2 以前代训诂名家的代表性经注为释义依据

对于赵岐未注释的词或朱熹有异议的词释,朱熹会援引或参考前代训诂名家的经注,以之为释义依据,根据《孟子》文本的层次,可分为“引语词注释”和“非引语词注释”两类。

1.2.1 引语词注释主要取自《五经正义》遴选之注疏本

引《诗》和《书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,是孟子论说的重要特点。朱熹对《孟子》引《诗》中的词释主要取自毛传和郑笺,对引《书》中的词释主要取自孔传^④。

(1)《诗》云:“王赫斯怒,爰整其旅,以遏徂莒,以笃周祜,以对于天下。”(《梁惠

① 朱熹当时可见的还有托名孙奭的《孟子注疏》,但朱熹质疑其为伪书,对其注释多有不满:“《孟子疏》,乃邵武士人假作,蔡季通识其人……其书全不似疏样,不曾解出名物制度,只绕缠赵岐之说耳。”(1986:443)但还是取其精华,为己所用。比如,赵岐未注释“管仲”,朱熹注“齐大夫,名夷吾,相桓公,霸诸侯”(《孟子集注·公孙丑上》),完全同于《孟子注疏》,说明朱熹具有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。

② 根据刘靛(2012:18)的研究,朱熹注与赵岐注完全相同 280 余处,其中,释字词的有近 180 处,释人名近 50 条,释诗词出处近 30 条,释国名、官名、称谓、历法制度 20 余处。

③ 如“民皆引领而望之矣”(《梁惠王上》),朱熹注:“领,颈也。”赵岐虽未单列词头注释“领”,但注释句义为:“民皆延颈望欲归之。”朱熹以“领”释“颈”,取自赵岐句义疏通中的词释。诸如此类的撷取,在《孟子集注》中大量存在。

④ 朱熹个别注释和毛诗、郑笺、孔传有所不同,但也有训诂来源,如《孟子》引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:“鸛鹿濯濯,白鸟鹤鹤。”(《梁惠王上》)赵岐未单独注释“鹤鹤”,注释句义为:“兽肥饱则濯濯,鸟肥饱则鹤鹤而泽好而已。”以“鸟肥饱泽好”释“鹤鹤”。毛传:“翯翯,肥泽也。”郑笺:“鸟兽肥盛喜乐,言得其所。”赵岐注合于毛传和郑笺。《孟子集注》:“鹤,《诗》作‘翯’,鹤鹤,洁白貌。”朱熹以“洁白貌”释“鹤鹤”,不同于赵岐注、毛传和郑笺。“翯”,《说文·羽部》:“鸟白肥泽貌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:“翯,白也。”朱熹注近于《说文》《广雅》等小学专书。

王下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之篇也,言文王赫然斯怒,于是整其师旅,以遏止往伐莒者,以笃周家之福,以扬名于天下。

《孟子集注》: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篇。赫,赫然怒貌。爰,于也。旅,众也。遏,《诗》作“按”,止也。徂,往也。莒,《诗》作“旅”;徂旅,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。笃,厚也。祐,福也。对,答也,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。

本句为孟子直接引《诗》,赵岐和朱熹注释时皆指明其出处。毛传:“旅,师。按,止也。旅,地名也。对,遂也。”郑笺:“赫,怒意。斯,尽也。五百人为旅。对,答也。文王赫然与其群臣尽怒,曰整其军旅而出,以却止祖国之兵众,以厚周当王之福,以答天下乡周之望。”赵岐虽未单列词头来训释词义,但其所释句义大体合于毛传和郑笺。朱熹以“《诗》作‘按’,止也”释“遏”,同于毛传,以“答也”释“对”,与赵岐注不同(赵岐以“扬名”释“对”),而是同于郑笺。至于赵岐未注释的“笃”“徂旅”等词,朱熹以“厚也”释“笃”,同于郑笺(郑笺以“以厚周当王之福”释“以笃周祐”,“厚”对应释“笃”),以“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”释“徂旅”,是取郑玄观点,把“徂旅”视作“祖国之兵众”。

(2)舜流共工于幽州,放驩兜于崇山,杀三苗于三危,殛鲧于羽山,四罪而天下咸服,诛不仁也。(《万章上》)

《孟子集注》:共工,官名。驩兜,人名,二人比周,相与为党。三苗,国名,负固不服。杀,杀其君也。殛,诛也。鲧,禹父名,方命圯族,治水无功,皆不仁之人也。幽州、崇山、三危、羽山、有庳,皆地名也。

此句为孟子间接引《书》,赵岐未注释句中的人名和地名。《尚书·尧典》“驩兜曰:‘都!共工方鸠僝功。’”孔传:“驩兜,臣名。都,叹美之辞。共工,官称。鸠,聚。僝,见也。叹共工能方,方聚见其功。”《尚书·舜典》“殛鲧于羽山”,孔传:“方命圯族,绩用不成,殛、窜、放、流,皆诛也。”朱熹以“官名”释“共工”,以“人名”释“驩兜”,以“诛也”释“殛”,以“方命圯族”释“鲧”,同于孔传。

1.2.2 非引语词注释主要取自汉唐久负盛名的经注

汉唐久负盛名的经注,如《三礼》郑玄注、《淮南子》高诱注、《吕氏春秋》高诱注、《国语》韦昭注、《汉书》颜师古注、《史记》三家注、《荀子》杨倞注等,是朱熹援引作为释义依据的主要对象。限于篇幅,此处略举几例。

(3)泄柳、申详,无人乎繆公之侧,则不能安其身。(《公孙丑下》)

《孟子集注》:申详,子张之子也。

“子张”为人名。《礼记》“子张病,召申祥而语之曰:‘君子曰终,小人曰死。吾今日其庶几乎?’”郑玄注:“申详,子张子。”朱熹注同于《礼记》郑玄注。

(4)且比化者,无使土亲肤,于人心独无恻乎? (《公孙丑下》)

《孟子集注》:化者,死者也。

“化”为动词。《说文·七部》:“化,教行也。从匕从。”段玉裁注:“教行于上,则化成于下……上匕之而下从匕,谓之化。”经注中“化”的词义,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所指不同。《礼记·乐记》“和,故百物化焉”,郑玄注:“化,犹生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过理》“剖孕妇而观其化”,高诱注:“化,育也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“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”,高诱注:“磨灭,犹死也……化,犹死也。”朱熹以“死”释“化”,同于《淮南子》高诱注。

(5)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惻隐之心。(《公孙丑上》)

《孟子集注》:惻,伤之切也;隐,痛之深也。

“惻”“隐”为形容词。《说文·心部》:“惻,痛也。”《说文·阜部》:“隐,蔽也。”《汉书·鲍宣传》:“群臣幸得居尊官、食重禄,岂有肯加惻隐于细民,助陛下流教化者邪?”颜师古注:“惻、隐,皆痛也。”朱熹以“伤之切”释“惻”,以“痛之深”释“隐”,近于《说文》和《汉书》颜师古注。

1.3 以前代小学专书为释义依据

除了以经注为释义依据,前代小学专书中字词的释义也是朱熹释词的重要参考。

(6)戟,有枝兵也。(《孟子集注·公孙丑下》)

(7)豫,乐也。(《孟子集注·梁惠王下》)

(8)茹,亦食也。(《孟子集注·尽心上》)

(9)统,绪也。(《孟子集注·梁惠王下》)

(10)匹,字本作“鸣”,鸭也,从省作匹。《礼记》说“匹为鹜”是也。(《孟子集注·告子下》)

以上诸词,赵岐皆未注释。朱熹的释义源于前代小学专书。“戟”,《说文·戈部》:“有枝兵也。”“豫”,《尔雅·释诂第一》:“怡、悵、悦、欣、衍、喜、愉、豫、恺、康、妣、般,乐也。”“茹”,《方言》:“食也。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‘茹’。”“统”,《释名·释典艺》:“绪也,主绪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。”“鸣”为汉以后产生的新字,《说文》等汉代小学专书未收录,《玉篇·鸟部》:“音匹,鸭也。”

2.《孟子集注》对赵岐注释词的优化

朱熹不固守旧注,对前代赵岐注的释词进行了优化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一,注释内容方面,对赵岐注的释义信息进行删减或增补,使词释更有效地传达文义;二,注释形式方面,突显词类属性,使注释更加格式化、体系化;三,注释单位方面,对赵岐注提取的注释词头进行修正,使被注释对象更科学合理。

2.1 对赵岐注的释义信息进行删减或增补

2.1.1 删减赵岐注的释义信息

为了使注释简明扼要,朱熹会对赵岐注的释义信息进行必要的删减。一般是保留核心信息,去掉和文义不相关的附属信息;或保留沟通文义的文意注释,去掉过于抽象的词义注释^①。

(11) 孟子曰:“离娄之明,公输子之巧,不以规矩,不能成方员……”(《离娄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离娄者,古之明目者,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离娄,古之明目者。

赵岐注中“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”点明“离娄”的生活时代,但此释义信息和文义关联度弱,朱熹进行了删减处理。

(12)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,涂有饿莩而不知发。(《梁惠王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饿死者曰莩。《诗》曰:“莩有梅。”莩,零落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莩,饿死人也。

焦循(2015:65)以“赵既以饿死者释莩字,又以莩为零落之名,因连饿字乃为饿死,故引《诗》以明莩字本义也”解释赵岐注的释义结构,即赵岐以“饿死者”为“莩”的语境义,是文意注释,以“零落”为“莩”之本义^②,是词义注释。但以“零落”释“莩”,与此处语境不合,难以起到沟通文义的目的。朱熹保留了文意注释,省略了距离文义较远的词义注释。

2.1.2 增补赵岐注的释义信息

朱熹在赵岐注基础上增补新信息,一般是添加和文义相关的背景信息,加强上下文之间的联系,或传达自己的注释态度。

(13)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,自楚之滕。(《滕文公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神农,三皇之君,炎帝神农氏。

《孟子集注》:神农,炎帝神农氏,始为耒耜,教民稼穡者也。

本句的下文为:“及其徒衣褐,捆屨、织席。”其说明许行及其徒如何“为神农之言”。故而,朱熹在赵岐注的基础上补充“始为耒耜,教民稼穡者也”这个背景信息,利用词释说明神农与耕作之关系,加强上下文之间的联系,使文义更加密合。

① 关于“词义注释”和“文意注释”的区别与联系,王宁(1996:60)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:“词义注释是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,而文意注释是在词义注释的基础上,讲解词在文中的具体含义,疏通句、段、章的思想内容。”

② 莩,《说文·艸部》:“艸也。”受,《说文·受部》:“物落;上下相付也……读若《诗》‘摽有梅’。”段玉裁注:“《毛诗》‘摽’字,正受之假借……《孟子》作‘莩’者,莩之字误。”按照段氏的理解,“零落”为“受”的本义,《孟子》中的“饿莩”应为“饿莩”。

(14) 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

《孟子章句》：宣，谥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：齐宣王，姓田氏，名辟疆，诸侯僭称王也。

赵岐只注释了谥号，并没有注释“齐宣王”本人。朱熹除了添加人物的姓名信息，还增补了“诸侯僭称王也”这个背景信息，“僭”说明其对诸侯称“王”的蔑视态度。

2.2 突显词类属性，进行格式化注释

赵岐已经零星使用“X, Y (之)貌”“X, Y 辞”注释形容词和虚词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”，赵岐释“施施”为“犹扁扁，喜悦之貌”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“郁陶思君尔”，赵岐释“尔”为“辞也”。朱熹在《孟子集注》中对格式化注释运用得更彻底。根据注释词是否独立，朱熹对赵岐注的优化可分为两类：一，对赵岐未单独注释的词，提取赵岐嵌入句义中的词释，进行格式化注释；二，对赵岐单独注释的词，以赵岐注释义为基础，改为格式化注释，添加词类属性。

2.2.1 提取赵岐嵌入句义中的词义，进行格式化注释

(15) 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

《孟子集注》：戚戚，心动貌。

赵岐未单独注释“戚戚”，注释句义为“戚戚然心有动也”。赵岐在“戚戚”后添加形容词的标志“然”，标明其词性，以“心有动”释“戚戚”的词义。朱熹以“心动貌”释“戚戚”，是在提取赵岐释义的基础上，以形容词的格式化术语“……貌”进行注释。

2.2.2 以赵岐注释义为基础，改为格式化注释，添加词类属性

(16) 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……”（《告子上》）

《孟子章句》：湍者，圜也，谓湍水。湍，萦水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：湍，波流濚回之貌也。

焦循（2015:790）以“《广雅》圜、圖皆訓圓……赵氏读湍为圖，湍湍犹颢颢也，惟水流回流，故无分东西”解释赵岐注的释义缘由。赵岐以“圜”释“湍”，是声训，为词义注释；“谓湍水。湍，萦水也”是“湍”的语境义，为文意注释，“萦”为“围绕、收卷”义，形容“水”的状态。“湍”为形容词，朱熹以赵岐注的释义为基础，以格式化术语“……貌”标注词性。

2.3 对赵岐注提取的注释词头进行修正

(17) 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，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？（《公孙丑下》）

《孟子章句》：绰、裕，皆宽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：绰绰，宽貌。

赵岐以“绰”为注释对象，朱熹注以“绰绰”为注释对象，二者提取的注释词头不同。“绰绰（然）”为叠音形容词，朱熹在赵岐注的基础上，以形容词的注释术语“……

貌”标注词性。

(18) 汤三使往聘之,既而幡然改曰:“与我处畎亩之中……”(《万章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幡,反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幡然,变动之貌。

赵岐以“幡”为注释对象,朱熹以“幡然”为注释对象,二者提取的注释词头不同。“幡然”是一个词(形容词),朱熹以形容词的注释术语“……貌”标注词性。

3.《孟子集注》对赵岐注释词的推进

清代学者戴震(2009:51)说:“盖士生三古后,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,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,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,而仍留疑义,则时为之也。”(《尔雅文字考序》)其以语言历时发展变异为典籍注释产生的原因。汉语词汇系统经历汉、宋之间千余年的历时演变,导致赵岐注中一些词释不符合朱熹时代语言、语义的实际使用情况。朱熹以宋代词汇语义系统中的常用词注释《孟子》,推进赵岐注与时俱进,符合训诂“以语言解释语言”的宗旨。根据汉语词汇语义发展演变特点,朱熹对赵岐注释词的推进,可分为以下两类:一,因双音化影响,改单音注释为双音注释;二,因语义历时演变,用更替后的新词(常用词)进行释义。

3.1 因双音化影响,改单音注释为双音注释

(19) 自反而不缩,虽褐宽博,吾不慄焉。(《公孙丑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慄,惧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慄,恐惧之也。

朱熹以“恐惧”释“慄”,改赵岐注单音注释为双音注释。“恐惧”并非朱熹自造,前代已有使用,如《诗·小雅·黄鸟》“临其穴,慄慄其栗”,毛传:“慄慄,惧也。”唐代孔颖达疏:“临其穴之上,皆慄慄然恐惧,而其心悼栗。”已经用“恐惧”释“慄”。

(20) 虽有不同,则地有肥硇,雨露之养、人事之不齐也。(《告子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硇,薄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硇,瘠薄也。

朱熹以“瘠薄”释“硇”,改赵岐注单音注释为双音注释。“瘠薄”并非朱熹自造,前代已有使用,《汉书·景帝纪第五》“诏曰:‘间者岁比不登……郡国或硇陬,无所农桑系畜。’”颜师古注:“硇谓硇埆,瘠薄也。”已经用“瘠薄”释“硇”。

3.2 因语义历时演变,用更替后的新词(常用词)进行释义

(21)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……(《公孙丑上》)

《孟子章句》:乍,暂也。

《孟子集注》:乍,犹忽也。

“乍”，《说文·亼部》：“止也，一曰亡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乍与毋同意……亡与止亡者，皆必在仓猝，故引申为仓猝之称。”《广雅》：“暂也。”“乍”和“暂”在汉代为近义词，表示“突然、忽然”义，赵岐注同于《广雅》。“忽”，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忘也。”后引申出“急速”义，如《左传·庄公十一年》：“如其亡也忽焉。”魏晋时期引申出“突然、忽然”义，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“忽逢桃花林”，并逐渐取代“暂”成为表示“突然、忽然”义的常用词。通过对“朱氏语料库”所收录的唐代寒山、拾得诗、敦煌变文以及宋代笔记、语录等古白话文献的核查，“暂”主要表示“暂时、临时”义；相应地，“忽”则转变成表示“突然、忽然”义的专指词，如寒山诗《昨到》（二四八）“昨到云霞观，忽见仙尊士”，辛弃疾《西江月》“路转溪头忽见”。朱熹《孟子集注》以“忽”释“乍”，与赵岐《孟子章句》以“暂”释“乍”同义，但“忽”是宋代词汇语义系统中表示“突然”义的常用词。

(22) 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
《孟子集注》：斯须，暂时也。

赵岐未注释此词，孙奭《孟子注疏》注释句义为：“言常敬者在兄，斯须少顷之敬在乡人也。”以“少顷”释“斯须”，表示“时间短”义。“少顷”表示“时间短”义，战国末期已经有使用，如《荀子·儒效》篇“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，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”。唐宋时期的文言系统依然在使用，如《资治通鉴·后唐纪·庄宗同光元年》“少顷，梁兵溃围出”。以“暂时”表示“时间短”义，魏晋时期才使用，如南朝梁费昶《秋夜凉风起》“红颜本暂时，君还讵相及”。唐五代时期，以“暂时”表示“时间短”义，除了在书面性强的文言作品中使用，如《北齐书·酷吏》“又言离别暂时，非久在州”，还扩展到口语性的古白话作品中，如寒山诗《有鸟》“昨来何以至，为吾暂时出”，并逐渐取代书面色彩较强的“少顷”等词，成为表示“时间短”义的常用词。《孟子集注》以“暂时”释“斯须”，与《孟子注疏》以“少顷”释“斯须”同义，但“暂时”是宋代词汇语义系统中表示“时间短”义的常用词。

4. 结语

戴震(2009:187)以“宋以来儒者，以己之见，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，而语言文字实未知之”（《与某书》）批评宋儒治经不重训诂。宋代训诂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一直充满争议。从《孟子集注》的释词来看，朱熹以前代《孟子》赵岐注、著名训诂家的经注或小学专书为释义依据，可谓博采众长，全面继承前代训诂成果。此外，朱熹不守旧注，从注释内容、注释形式和注释单位三个方面对赵岐注的释词进行优化，释词内容简约精练，和文义的联系更密切，且注释形式也更加格式化、体系化。因汉语词汇历时发展，朱熹以宋代词汇语义系统注释先秦文献，推进赵岐注与时俱进，进而实践训诂“以语言解释语言”之旨。朱熹对赵岐注进行了优化和推进，是训诂“后出

转精”的重要表现。

朱熹(2002:3581)注经秉承“凡解释文字,不可令注脚成文,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,人唯看注而忘经”的理念,故而其经注中的释词不仅释义有据,且风格简约,内容精练,一扫汉魏末流繁琐治经之弊端。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和当时学界的执牛耳者,在“六经注我”的治经风气下,坚持“依训诂说字”,全面、择优继承前代训诂成果,并进一步优化和推进传统训诂,使之“后出转精”,使义理阐发建立在坚实的训诂基础上,堪称以一人之力扛起宋代训诂的大旗。从学术史角度言,朱熹所撰经注使汉魏古朴的治经风格和“依训诂说字”的治经理念在宋代得以传承和续接,为训诂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建设性作用,其人其注在中国训诂(学)史上的地位不应被低估。

参考文献

- [宋]黎靖德(编) 1986 《朱子语类》,中华书局。
- [宋]朱熹(撰) 朱杰人(编) 2002 《朱子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- [清]戴震 2009 《戴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[清]焦循 2015 《孟子正义》,中华书局。
- [清]永瑢(编) 1965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。
- [清]周中孚 1993 《郑堂读书记》,中华书局。
- 刘 靛 2012 《赵岐〈孟子章句〉和朱熹〈孟子集注〉比较研究》,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刘瑾辉教授。
- 王 宁 1996 《训诂学原理》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韦良玉)